

以色列左翼阿拉伯政党的演变、影响与挑战

王 晋

【内容提要】 历经数十年演变，以色列左翼阿拉伯政党已经成为以色列政坛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在壮大以色列左翼力量、捍卫以色列阿拉伯群体政治和社会权益、促进巴以和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以色列左翼阿拉伯政党依然面临内部缺乏协调、政治身份尴尬、地域派系垄断和司法权威受限等诸多挑战，其实现更大发展，既需要克服内部政治分歧，也需要应对右翼政治力量的制约。

【关键词】 以色列 左翼 阿拉伯政党

以色列是以犹太民族为主体的国家，也有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群。根据 2022 年 5 月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以色列人口约 950 万，其中犹太人占 74%，阿拉伯人占 21%。作为以色列第二大族群，阿拉伯人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政治，其组建的左翼政党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以色列左翼阿拉伯政党的演变

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约 18.6 万阿拉伯人留在以色列境内，被以色列政府赋予公民身份。在法律上，以色列阿拉伯人享有同犹太人平等的政治权利。以色列《独立宣言》强调，“将保证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别，享有最充分的社会和政治平等权”。从 1949 年 1 月以色列制宪议会开始，以色列就赋予了阿拉伯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以色列建国初期的阿拉伯人在政治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一方面，经历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大量逃亡，导致原有的阿拉伯人社会政治结构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以色列阿拉伯人受到严格的军事管控。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由于周边安全局势仍

然紧张，以色列将国内的阿拉伯人视为巴方的“第五纵队”，在靠近冲突前线的加利利地区、内盖夫沙漠等阿拉伯人聚居区，设立了军事管控区，严密监控境内的阿拉伯人。

在以色列开国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支持下，长期主导以色列政坛的左翼政党以色列工人党（以色列工党前身，希伯来语简称“马帕伊”），帮助以色列阿拉伯人组建政党。本-古里安认为，阿拉伯人政党不仅可以体现以色列政治包容性，塑造以色列同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平共处的意愿，也能加强以色列工人党在以色列议会的影响力。^[1] 以色列工人党组建了多个以色列阿拉伯人政党，如“拿撒勒民主名单”“农业与发展运动”“以色列阿拉伯民主名单”“合作与兄弟会”“进步与发展运动”“和平名单”“合作与发展运动”“贝都因人和农村人的阿拉伯名单”等。

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的以色列左翼政党联合劳工党（希伯来语简称“马帕姆”），也鼓励阿拉伯人参与政治事务。联合劳工党主张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和平共存，反对以色列政府驱逐阿拉伯平民，要求保留阿拉伯难民的土地和财产。1949 年，联合劳工党组建了人民阿拉伯集团，参加议会选举。1951 年，在议会选举前，联

合劳工党将人民阿拉伯集团纳入共同的竞选名单。最终联合劳工党获得 15 个议席，人民阿拉伯集团领导人罗斯塔姆·巴斯图尼当选议员。

以色列工人党和联合劳工党组建的阿拉伯“卫星政党”，帮助阿拉伯人走上政坛，也培养了一批阿拉伯政治人物。但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以色列政坛剧烈变动，尤其是右翼政党快速崛起，阿拉伯“卫星政党”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销声匿迹。

1923 年成立的巴勒斯坦共产党是巴勒斯坦地区最早的左翼政党。在成立之初，巴勒斯坦共产党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并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吸纳了一些阿拉伯党员。1934 年，拉德万·阿尔·希鲁成为巴勒斯坦共产党总书记。1947 年联合国关于巴以分治的决议出台后，巴勒斯坦共产党更名为以色列共产党。以色列共产党主张接受分治决议，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两个国家和平共处。

1949 年，以色列举行第一次议会选举，以色列共产党凭借

3.5% 的得票率，获得 4 个议席，陶菲克·图比成为该党首位阿拉伯议员。^[2] 20 世纪 50 年代末，受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影响，阿拉伯党员埃米尔·哈比比和陶菲克·图比等主张，以色列共产党应抨击政府的内外政策；犹太党员摩西·斯奈和什姆埃尔·明库尼斯等则主张，以色列共产党应捍卫以色列国家利益。最终，埃米尔·哈比比和陶菲克·图比等在 1965 年宣布脱离以色列共产党，成立新共产主义名单。分裂之后的以色列共产党逐渐式微，在 1973 年选举中未能进入议会。1981 年，以色列共产党并入其他党派，不再作为独立政党开展活动。

1977，新共产主义名单同一些阿拉伯政党合并组建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希伯来语简称“哈达什”）。在以色列共产党式微后，1989 年，新共产主义名单更名为以色列共产党，保留了独立的政党组织，但以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的名义参加大选。内政方面，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秉持左翼政治理念，关注少数族群权利，主张提高民众的社会福利待遇。外交方面，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呼吁以色列撤离犹太定居点，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实现巴以持久公正和平。在 1977 年后的历次选举中，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均获得 3—4 个席位，成为议会中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2015 年，来自北部城市海法的阿拉伯穆斯林艾曼·奥戴赫担任领导人之后，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更加关注以色列阿拉伯妇女就业、阿拉伯村镇文化传统、内盖夫地区贝都因人社会权利等问题。

除以色列共产党、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外，呼吁实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权利



2022年11月1日，以色列开始第25届议会选举投票。图为时任总理、中左翼政党“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现身投票站。

平等的阿拉伯政党，也可以被视为左翼政党。根据这一标准，活跃在以色列政坛的左翼阿拉伯政党，还包括国家民主联盟、阿拉伯复兴运动、联合阿拉伯名单等政党。

国家民主联盟（希伯来语简称“巴拉德”），成立于1995年。国家民主联盟受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影响，强调以色列阿拉伯人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突出“世俗”和“民主”，保护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社会和文化权利。在历次选举中，国家民主联盟始终与其他左翼阿拉伯政党共同参选，但同时保留政党组织的独立性。

阿拉伯复兴运动（希伯来语简称“塔阿勒”）由曾经担任阿拉法特顾问的阿赫马德·提比于1995年建立，最初名为阿拉伯联盟，1999年更名为阿拉伯复兴运动，并先后同其他左翼党派联合，共同参加选举。阿拉伯复兴运动秉持世俗主义政治理念，突出以色列阿拉伯人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关系，主张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并妥善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联合阿拉伯名单（希伯来语简称“拉姆”），成立于1996年，是以色列左翼政党阿拉伯民主党同以色列宗教组织“伊斯兰运动南方分支”合并而成的政党。阿拉伯民主党于1988年成立，该党秉持世俗政治理念，呼吁实现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权利平等，主张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家，实现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持久和平。1993年巴以奥斯陆协议签订后，以色列伊斯兰宗教组织“以色列伊斯兰运动”出现分裂，主张参与以色列政治事务的一派成立了“伊斯兰运动南方分支”。1996年，以色列“伊斯兰运动南方分支”和阿拉伯民主党组建了联合阿拉伯名单。

联合阿拉伯名单现任领导人曼苏尔·阿巴斯主张积极参与以色列政策制定，保护伊斯兰宗教团体的权利，改善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社会环境，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家。2021年大选后，联合阿拉伯名单加入以色列执政联盟，成为近些年来第一个阿拉伯“执政党”。

2014年，以色列修订选举法，规定只有获得3.25%以上选票的政党才能根据得票数按比例分配议席。为了吸引选票，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阿拉伯复兴运动、国



家民主联盟、联合阿拉伯名单于2015年1月组建联合名单共同参选。这是以色列阿拉伯政党首次以同一阵营参加大选。尽管在2021年和2022年大选中，一些政党离开联合名单，但联合名单至今仍是以色列左翼阿拉伯政党的重要合作平台。

以色列左翼阿拉伯政党的影响

历经数十年发展，左翼阿拉伯政党已经成为以色列政坛的重要力量，多个政党进入议会，对政党关系、以色列阿拉伯人等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首先，以色列左翼阿拉伯政党逐渐成为以色列左翼政治力量的中心。受巴以冲突、党派斗争等因素影响，以色列左翼政党的影响力在2000年后下降明显。从2000年左翼工党领导人巴拉克卸任总理后，以色列左翼政治人物一直无缘总理职位。以色列左翼政党在议会



2021年10月18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人们点燃蜡烛纪念前总理拉宾遇刺26周年。拉宾生前曾两度担任以色列总理和工党主席。

选举中的席位数量不断下降，已不能有效制衡右翼政党。左翼政党内权力斗争引发的矛盾和纷争频繁而激烈，削弱了自身影响力。左翼领军政党工党自2010年至今先后更换5任政党领导人。左翼政党的政策重心从国防外交事务转变为争取少数族群、同性恋、外来移民和女性的利益。工党现任领导人米哈埃莉关注以色列女性权益，而梅雷兹党领导人扎哈瓦·加勒·昂则关注以色列人权问题。关注议题的“边缘化”，使得左翼政党影响力下降。在此背景下，左翼阿拉伯政党逐渐成为左翼阵营的重要支撑。在2022年大选中，左翼政党表现不佳，工党仅获得4个席位，梅雷兹党和国家民主联盟未获足够选票进入议会。左翼阿拉伯政党则表现稳定，联合阿拉伯名单获得5个议席，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和阿拉伯复兴运动共获得5个议席。左翼阿拉伯政党成为左翼政治阵营的中心。

其次，左翼阿拉伯政党帮助以色列阿拉伯人融入

社会。20世纪50—70年代，仍然有一些以色列阿拉伯人希望同流亡海外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取得联系，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但是随着形势发展，越来越多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意识到，融入以色列政治体系，通过政党竞争的方式，更能合理且有效地实现政治诉求。例如，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更加关注以色列北部阿拉伯基督徒和知识群体的利益，阿拉伯复兴运动受到以色列北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欢迎，国家民主联盟的支持者以北部乡村地区的阿拉伯人为主，而联合阿拉伯名单的支持者以南部内盖夫沙漠的贝都因人为主。左翼阿拉伯政党通过开展政治活动、提供社会服务，帮助阿拉伯人融入政治体系，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2021年进入执政联盟后，联合阿拉伯名单推动以色列政府出台了一揽子帮扶阿拉伯社区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如加大对南部内盖夫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强化北部阿拉伯村镇的文化和历史保护等，有效地维护了阿拉伯人的利益。

最后，左翼阿拉伯政党在巴以和平进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一方面，左翼阿拉伯政党是斡旋巴以冲突的特殊桥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多次表示，以色列阿拉伯人是巴以和平对话的桥梁。2021年8月，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蓝白党领导人班尼·甘茨同阿巴斯举行会谈，标志着当时巴以关系出现一定缓和。此次会谈离不开联合阿拉伯名单领导人曼苏尔·阿巴斯的斡旋。^[3]另一方面，左翼阿拉伯政党呼吁和平理性，反对暴力升级。每当巴以冲突爆发时，左翼阿拉伯政党都会通过多种渠道发声，呼吁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保持克制，避免冲突升级。如2014年以色列和 Hamas 发生冲突期间，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梅雷兹党以及左翼和平组织“现在实现和平运动”在特拉维夫游行，呼吁以色列和 Hamas 实现停火。

以色列左翼阿拉伯政党面临的挑战

以色列左翼阿拉伯政党具备较为稳定的选民基础，在以色列政坛占据一席之地，在一些议题上影响以色列国内政治动向，但也面临多方面挑战。



2023年8月5日，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议会此前通过法案削弱最高法院权力，民众再次举行抗议司法改革的大规模示威。

首先，以色列左翼政党之间缺乏协调。左翼阿拉伯政党内部矛盾和裂痕反复出现。联合名单内部纷争不断。在意识形态方面，左翼阿拉伯政党各不相同，其中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突出社会主义，国家民主联盟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复兴运动主张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阿拉伯联合名单则高举泛伊斯兰主义旗帜。在政党关系方面，左翼阿拉伯政党内部常常产生纷争。联合阿拉伯名单、阿拉伯复兴运动等经常因候选人排序问题同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发生争端。在2021年大选中，联合阿拉伯名单决定单独参选，造成联合名单分裂。2022年选举报名截止日期前，左翼阿拉伯政党裂痕再次显现，国家民主联盟退出联合名单单独参选。在如何处理同左翼犹太政党关系方面，左翼阿拉伯政党内部也存在分歧。2015年大选前，联合名单同左翼政党梅雷兹党展开谈判，试图组建政党联盟参加选举。在联合名单内部，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力主同梅雷兹党展开合作，但国家民主联盟和阿拉伯复兴运动主张联合名单应当关注以色列

阿拉伯人选民，反对同梅雷兹党合作，最终联合名单—梅雷兹党竞选联盟未能成功组建。

其次，左翼阿拉伯政党在巴以冲突中角色尴尬。以色列阿拉伯人既有以色列人的政治身份，又有阿拉伯人的族群身份，使以色列左翼阿拉伯政党左右为难。以色列左翼阿拉伯政党对以色列当局在巴以问题上强硬政策的批评，常常招致以色列舆论的误解。2012年，以色列和 Hamas 爆发大规模冲突，阿拉伯复兴运动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军事行动，同情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民众。此举遭到以色列右翼舆论的激烈抨击，甚至有右翼媒体要求将阿拉伯复兴运动列为“非法组织”加以取缔。但在一些巴勒斯坦人看来，阿拉伯左翼政党成为以色列政策宣传的工具。2022年1月，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批评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在巴以问题上“秉持以色列的立场”，“承认以色列为犹太国家，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4]

再次，左翼阿拉伯政党的领导层地域倾向较为明显。

主要的几个左翼阿拉伯政党的领导人，几乎都来自以色列北部。连续担任 41 年国会议员的阿拉伯政治人物陶菲克·图比，联合劳工党阿拉伯议员罗斯塔姆·巴斯图尼，以及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领导人艾曼·奥戴赫和国家民主联盟领导人贾马尔·扎哈卡，都来自北部中心城市海法。1949 年第一届以色列议会唯一的阿拉伯政党拿撒勒民主名单的两名议员赛义夫·丁·祖比和阿明·萨利姆·贾乔拉，都来自北部的拿撒勒。历史上农业与发展运动领导人马哈穆德·纳沙夫和合作与兄弟会的阿拉伯议员迪亚卜·奥贝德，以及如今阿拉伯复兴运动领导人艾哈迈德·提比都来自北部的塔伊贝。合作与兄弟会领导人尤素夫·迪亚卜来自北部城镇塔姆拉。联合阿拉伯名单领导人曼苏尔·阿巴斯来自北部城镇的马哈尔。以色列南部内盖夫地区许多阿拉伯人认为，左翼阿拉伯政党缺少对南部阿拉伯人的关注。2022 年 1 月，内盖夫地区阿拉伯人组建新政党内盖夫未来党，参加 2022 年以色列议会选举。^[5]

最后，以色列右翼政府推动的司法改革压缩左翼阿拉伯政党的生存空间。以色列最高法院是左翼阿拉伯政党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平台。2009 年，阿拉伯复兴运动同联合阿拉伯名单组成选举联盟，但被最高选举委员以支持和同情“恐怖组织”为由取消选举资格。两党共同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驳回了最高选举委员会的裁决，允许两党参加选举。2022 年 12 月，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并于 2023 年 1 月推出司法改革计划。同年 2 月，200 多名阿拉伯政治和社会人士签署请愿书反对政府计划进行的司法改革，认为“改革将首先威胁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合法权利”，呼吁更多阿拉伯人上街参加游行。^[6]2023 年 7 月，内塔尼亚胡政府重启司法改革进程，将之前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予以拆分，试图按照“小步快走”的方式，通过以色列议会赋权新的法案来削弱法院权力。如果最高法院权力受到更大限制，那么左翼阿拉伯政党的活动空间很可能被严重挤压。

结语

从以色列政治发展史看，以色列左翼阿拉伯政党培育了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深刻影响了以色列国内政治进程。以色列左翼阿拉伯政党的未来既取决于自身的发展战略，也取决于以色列政治发展前景。一方面，尽管左翼阿拉伯政党都以争取族群平等、呼吁巴以和平为政策核心，但其内部受到社会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等各种政治理念的“撕扯”，内部分歧难以弥合，短期内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近些年以色列右翼政治力量主导社会舆论，“犹太人国家”政治理念不断强化，以色列阿拉伯人政治活动空间被压缩，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左翼阿拉伯政党影响力的提升。■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批准号：21VQG05）的阶段成果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助理、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1] Majid Al Haj, *Immigration and Ethnic Formation in a Deeply Divided Society: The Case of the 1990s Immigrant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Israel*, Leiden: Brill, 2003, p. 69.

[2] 陶菲克·图比是以色列左翼政党阿拉伯裔重要政治领袖，出生于以色列北部中心城市海法，曾连续担任以色列议会议员达 41 年，并长期担任《联盟》的主编。

[3] "Palestinian Authority's Abbas Said Trying in Vain to Meet with Ra'am Chief Abbas," *The Times of Israel*, November 9, 2021,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palestinian-authoritys-abbas-said-trying-in-vain-to-meet-with-raam-chief-abbas/>.

[4] "PA head Mahmoud Abbas Reveals his Anti-peace Stance in Attack Against Israeli Arab Politician," January 7, 2022, <https://www.tv7israelnews.com/pa-head-mahmoud-abbas-reveals-his-anti-peace-stance-in-attack-against-israeli-arab-politician/>.

[5] 内盖夫未来党没有获得足够多的选票，未能进入 2022 年 11 月的新一届以色列议会。“Disillusioned with Ra'am, a New Party Wants Bedouins to Have Their Own Voice,” *972 Magazine*, August 17, 2022, <https://www.972mag.com/raam-bedouin-naqab-abbas/>.

[6] "First to Be Harmed': Arab Israeli Leaders Sign Petition Against Judicial Overhaul," *The Times of Israel*, February 18, 2023,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first-to-be-harmed-arab-israeli-leaders-sign-petition-against-judicial-overhaul/>.